

现实的或虚构的月亮

阿占

现实的月亮在海边。当堤坝探入深蓝,我在上面跳起玄妙的舞,脚下是涌动的潮水,头上是明晃晃的月亮,它们组成了光明的路,一直通到天边,正应了《二十四诗品》里的那句“流水今日,明月前身”。

现实的月亮在山中。当月光沿山体的走势流淌,耳边是汨汨的水声和沥沥的风声,一切相似的情感纷至沓来,幽微的,恬淡的。迎着漫山漫天的珠玉清朗,我竟然生出了透明的翅膀,与候鸟一起,与种籽一起,飞往史前。

现实的月亮在餐桌。当风长而秋实丰盛,梭子蟹也到了最肥美的时候,饕客们尝鲜,充满着仪式感——掀开白玉肚皮时,须惊叹膏脂的丰腴;轻剔蟹肉时,须赞美肌肉的紧致;咀嚼吞咽时,须感谢味道的鲜甜。如此几番,身心已俱美。

现实的月亮在虫鸣。当月过中天,虫鸣声骤起,犹如裂帛一声清厉划响。一部秋声赋,半部是虫鸣,虫儿们弹唱的是交欢的歌,繁衍本能让它们使出浑身解数,粉墨登场。中秋一夜,虫儿们的歌声化做山谷里的回响,躯体变成空壳,或随风飘散,或辗转成泥。

现实的月亮在月饼。当形如圆月、内含佳馅的“小饼”出现在北宋,苏东坡便写下了“小饼如嚼月,中有酥和饴”的诗句。至元末,月饼已扎扎实实地成了中秋美点,后因地域各成流派,苏式的松脆香酥,广式的皮薄馅甜,京式的素油素馅……

那么,虚构的月亮呢? 答案是在我的小说里——《制琴记》,我这样写:韩五抬头看着月亮,痴痴地,傻傻地,呆呆地不动。胡三笑了,伸出手指,弹了一下月光,那铮铮鸣响,不自觉间,把人世的一切都水银般流散了。《来去兮》,我这样写:那晚月亮硕大,映得螃蟹盖子泛青,王小鱼如履平地般从容,她很想和谁打个赌,如此智勇双全的事,林晴林朗一定做不到。《孤岛和春天》,我这样写:秋月洁白高远,海在几百米以外的地方细浪漫卷,老城正处于黄金周到来之前的片刻宁静之中。



插图 阿占

至于文学大师虚构的月亮,更是一次次将我的情感代入,或忧伤,或喜悦。比如契诃夫的月亮:外边很静,俄罗斯的夏夜安然来临。月亮从遥远的山丘后面升上来。蓬松的浮云镶着银白色边缘,迎着月亮游过去。天边白茫茫,十分宽广,铺满悦目的淡绿色。星光变得微弱,仿佛见了月亮害怕,把微弱的亮光收敛起来似的。又比如赫尔曼·黑塞的月亮:古老的、尖尖的屋顶、钟楼、凸窗、尖塔、墙墩和尖拱形的回廊上方,升起半个苍白的月亮,月光洒在房檐、门槛上,从哥特式的窗户和罗马式的拱门上泻下,在回廊喷泉高雅的大圆盘里颤动,闪烁着淡黄色的光。

月亮如同古老的情感海绵,渗透整个人类社会。众所周知,由于地球的强大引力,月球总是有一面朝向地球,我们只能看到月球的正面,而永远看不到背面——月背一向被视为“秘境中的秘境”,充满了神秘色彩。也因此,“月之暗面”不仅是一个天文学概念,也具有了隐喻的意味,用以指代人类精神和心智中的阴影。最典型的,自然是马克·吐温那句“每个人都是月亮,都有不曾展露的暗面”以及平克·弗洛伊德乐队那张著名的专辑《月之暗面:疯狂的一隅》。

月满乡思

马志丁

不及待地冲向门口的大柳树下。那棵柳树高大挺拔,枝叶繁茂,仿佛一把巨大的伞,为我们遮挡出斑驳的月光。以柳树为中心,我们开始了捉迷藏游戏。在月光的照耀下,我们满村地跑,村里、村边每一条小路、每一个角落都变得清晰可见。我们穿梭在院落之间,奔跑在田野之上,欢笑声回荡在整个村庄。藏起来人总能听到旁边蚩蚩的叫声,那清脆的声音仿佛是大自然为我们演奏的乐章。玩得很嗨的时候,后院邻居家的大黑狗也很兴奋,和小伙伴们一起跳来蹦去的。狗狗和人交流多半多是用嘴的。一次嗨过了头,我被那只黑狗咬了一下,右手食指有很深的牙印。大人们就从狗身上剪下一撮毛,用油灯烧成灰敷在伤口上就完事儿了。现在想来,那只黑狗大抵是没有狂犬病毒的。月到中天,家人们开始呼喊孩子们的名字,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结束游戏,被家长们拉回去剥玉米棒,虽然有些不情愿,但也知道这是生活的一部分。在月光下,家人们又围在堆积如山的玉米棒前,点着油灯,沐着月光,边剥着玉米棒,边聊着天。

如今,城市的繁华与喧嚣让我感受到了另一种生活的节奏。城市的成年人大都不怎么喜欢吃甜食,过中秋节也只是象征性地买几块月饼。比如,天天喊着减肥的妻子,吃月饼就像是吃中药似的,硬吃上一小口就完事儿了;如果不“强迫”,女儿也不吃月饼。这样一来,过中秋节的仪式感也就淡化了许多。

记得在西北部队时的一个中秋节,我立在窗前,望着天上的明月,心中充满了孤独和思念。“小灵通”手机突然响了起来,我拿起一看,是父亲打来的电话。电话那头,父亲的声音依然那么朴实:“南坑被赵沟的人用箔截住,快把鱼逮完了,荣静让你回来抓鱼嘞……”听着父亲的话,我的眼眶湿润了,我知道其实父亲不是在给我说抓鱼的事儿。如今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们,每当中秋节来临,我都会想起父亲那慈祥的笑容,想起他手擀的面条,想起他讲的故事。



生活 风景

开海日

薛立全

经过四个月的伏季休渔之后,九月一日迎来了开海日。这天清晨我起了个大早,天刚蒙蒙亮就带上摄影器材赶到积米崖渔港,拍摄渔船出海的盛况。

积米崖渔港是国家中心渔港,在当地乃是渔船集聚最多的地方之一。走进渔港大门,码头两侧整齐停放着大大小小不同的渔船,渔船的排列极具美学效果,马力、造型一致的渔船停放成一个队列,一排列一列列整齐划一,像极了列队等候检阅的仪仗队,每艘渔船的上方高高飘扬着五星红旗。此时,太阳刚刚升起,阳光洒照在列队整齐的船舷上生出橘黄色光辉,把清晨的码头装扮得更加迷人。

船上的渔民有的在整理缆绳,有的在清理甲板,有的在冲刷周转箱,忙得不亦乐乎。码头上,送货的商贩进进出出,不停地往渔船上运送生活用品。趁着搬运货物的间隙,我与渔船上的渔民攀谈起来,我问他:“这一趟出海多久?”他回答说:“这趟是开海后初次出海,不远走,两三天就回,争取回来撵个好行市!”他还告诉我,积米崖的渔船多数是大马力船,不少船要出去很远,多久回来,取决于海上收成。我一心盼着渔船出港,拍摄千船竞发的隆重场面,他告诉我:“这里的船都是中午十二点开始出发!”九点多我还要赶场“灵山湾拉网节”,很遗憾没有拍到渔船出港的场景。

灵山湾拉网节的会场设在西海岸城市阳台宽阔的沙滩上,城市阳台在青岛西海岸的西城区,位于灵山湾的核心地带,这里沙滩绵长,滩面平缓,视野开阔,与美丽的灵山岛隔海相望,是天南地北游客青睐的地方。拉网节融合了传统文化、海洋风情和现代旅游元素,是一台有文化内涵和趣味横生的演出。

压轴大戏是观众参与其中的千人拉网,渔民提前把 600 多米长的大网通过渔船布撒在大海里,网纲则留在沙滩上很长很长,可以容纳更多的人参与拉网。舞台表演结束之后,观众从座席步行几十米就到达拉网现场,网网上间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位渔民边拉网边指导,游客和观众则可自由走到网纲边加入其中,两面的网纲很快就变成了密密麻麻的人墙,站在末端的人根本看不到尽头,加入拉网的人男女老幼皆有,我也挤到网纲边缘,双手用力向上拖拉,神情专注,猛一侧脸,发现旁边拉着网纲的是一位副区长,也是我以前同事,他也加入到拉网队伍中来,与游客享受共同的快乐。

渔网越拉越近,宽阔的网面被两侧的人们兜成U型,零星的赤眼、寡花、黑头、逛鱼蹦着、跳着被拖上了沙滩,举着网纲的人们迫不及待地松手捉鱼,惊叫声、欢呼声四起,开心和快乐写在每个人的脸上。我旁边的渔把头告诉我,今天拉大网多少有点表演的意思,大网撒的浅,就在岸边,并且拉网的人杂,不得要领,鱼获不可能很多,体验和娱乐是第一位的。他看着我背着相机告诉我,要拍到惊喜的鱼获,过几天这个时间再来,那个时候才是渔民在这个地方真正的拉网作业。

灵山湾曾是鱼获丰饶的浅海渔场,当地人祖祖辈辈就有在这里拉大网的习俗,那个时候,渔民撒的网更深,拉的网也更得要领,我仿佛能想象到他们的满满收获。过几天一定要再来一趟,到时拉大网的收获一定不会让我失望。